

王陽明先生著

傳習錄

後附年譜 上海書局印行

傳
習
錄

傳習錄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3 2168 9951 2

傳習錄序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旣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

序

爲多各當可其而已○○○門人徐愛序

二

傳習錄

徐愛錄

愛字曰仁。文成女弟夫也。正德三年進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卒年三十一。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

序

爲多各當可其而已○○○門人徐愛序

二

傳習錄

徐愛錄 愛字曰仁。文成女弟夫也。正德三年進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卒年三十一。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

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

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

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

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會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會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無弟。必是其人已會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會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思。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思。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旣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只是個冥行。

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工夫若有力量。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畧。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

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殀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殀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殀壽。

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隱。隱。見。得。工。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意。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純心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卽是

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爲謂之人心。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人。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

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詞。而。徒。以。饒。饒。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義。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詩。書。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致。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

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竊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有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

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霸者的學問。所以要知道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說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霸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於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皇之世。其事闕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

朴。素。略。無。文。彩。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皇。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况。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霸。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霸。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

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奏火之後。

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於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光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陸澄錄

字清伯。又字原靜。浙江歸安人。

先生曰。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只亦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光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畧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尙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

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有。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個。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云。陶

愈見知行不可合一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陶云：劃得開

斷得煞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

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意可見矣陶云謂明德卽新民學之理卽仕之理也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是要的事

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認識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尙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

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知爲舊時學問。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便須反在自心上體會。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的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

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陶云謹獨只在不分動靜念去人欲以存天理。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是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

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歉，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

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旣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荆贖豈不感動。底豫。荆贖旣還。輒乃致國。請戮贖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贖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

君於是集命於輒。悔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賸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愛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纔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

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

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畧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說得無罅漏。立定個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陶云。人欲盡淨。完我一萬物皆備之真我。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却有續

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冬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尙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先生曰：道無精。蠱人之所見有精。蠱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個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土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

盡知亦未遲耳。陶云此條是王學宗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入要隨才成就，才

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日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克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克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間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是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

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

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即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瘡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耶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

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間身之上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爲物。是如此否。先生

曰。亦是。陶云亦是云者。蓋先生本意。謂心之發爲意。意之本體爲知。意之所著爲物也。方與大學之序合。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尙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卽萬象森然。沖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

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尙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尙不易見。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旣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

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至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個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

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個。發。端。處。惟。其。有。個。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個。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見。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個私已的心。

薛侃錄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個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卽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問。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這個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切實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

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庵先時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舜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

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
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
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
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
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
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千。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
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
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敝。精。竭。
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
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
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
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

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洒脫。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蚤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蚤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

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個裁成輔相曰草旣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氏意見草若有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似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會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本無內外本無彼此世儒惟

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知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窻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宗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故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君子耻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煅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個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

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曰去則理義日洽。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於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此。一恐未盡。陶云如此看。覺此章極其

易解又人人可以下手。如舊說則一貫與忠恕總多扭捏。况加而已矣。三字及自然勉强。天道人道之異乎。

黃誠甫問女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所以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

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根，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充，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個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

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工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止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

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一個靈明。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

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此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則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時也。此是慎獨工夫。若要無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功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個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

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個軀殼的己。不曾爲個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

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看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謂是性。謂是天理。有這個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肢。四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

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個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個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纔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餘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鴉鵲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漸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

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個。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時曰。仁在傍曰。如此纔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

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似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愼恐懼工夫是却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個道則道便是個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是亦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子爲邦之間。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疎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個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於外面末節。或有疎略。故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個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個。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陶云此解真不可易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尙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

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纔牽扯得向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個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如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個敬字。那裏補個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原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

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種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錢德洪錄

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問近來工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要懸空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

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著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缺。

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先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爾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曾失，如雲自蔽，日光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在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繁尤。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著空。

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裡。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

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個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即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

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不知能問卽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却又有一個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簡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陶云合二事看乃見不偏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

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太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個物來。順應不得。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太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鬥。其爲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個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個善念否。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譬如做此屋。志於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個。

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遊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陶云如此說合爲一事道德仁藝方

問牛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

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尙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致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可百當的工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危。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己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

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人。陶云只記得終日必死意則死字不能奪吾天理二字矣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

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變俱闢。此卽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卽是妄想。屬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卽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卽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卽先兆。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

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歎。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體必有主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擇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

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逾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理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個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

萬事萬變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日然的。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陶云可見孔顏樂字即在

安此疏水箠瓢亦可見其充滿

鄉人有父子訟獄。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

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尙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尙與古樂意思相近。門人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米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卽是致知。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原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個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

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個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纔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脈。

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

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惡。惡去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汝中之見。是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夫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爲事。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

痛不是小小。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居夷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事。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

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攔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先生曰。舜不遇瞽瞍。則處瞽瞍之物。無由格。不遇象。則處象之物。無由格。周公不遇流言。憂懼則流言。憂懼之物。無由格。故凡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正吾聖門致知格物之學。正不宜輕易放過。失此好光陰也。知此則夷狄患難將無入不自得矣。

問據人心所知。多有誤欲作理。認賊作子處。何處乃見良知。先生曰。爾以爲何。如曰。心所安處。纔是良知。曰。固是。但要省察。恐有非所安而安者。

易則易知。只是一個天理。便自易知。如今一個天理底心。則你也是此心。你便知得人人是此心。人人便知得如何。不易知。若是個私欲的心。則我是一般。你是一般。人人又是一般。一個是一個的心。人如何知得。

先生曰。朋友相處。常見自家不是。方能默化。得人之不是。若只覺自家爲是。便懷輕忽之心。漫然不知病痛。畜之漸長。害不可言。善者固吾師。不善者亦吾師。且如見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見人好高。吾便自省。亦好高否。這便是相觀而善。處處得益。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點出此意。真是直截。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求索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實去用力耳。

問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首務。先生不以爲然。何也。且士之貧。豈可坐守不經營耶。先生曰。但言學者治生。上儘有工夫做。則可若以爲此即是首務。使學者汲汲營營。斷不可也。且天下首務。孰有急於講學耶。然治生亦是講學中事。但不可以治生爲首務。徒啓營利之心。果能於此處調停得此心體。無

累終日做買賣不害爲聖爲賢何妨於學學何貳於治生

先生曰凡看書培養自家心體他說得不好處我這裏用得着俱是益只要此志真切

從目所視妍醜自別不作一念謂之明從耳所聽清濁自別不作一念謂之聰從心所思是非自別不作一念謂之睿

嘗聞先生曰吾居龍場時夷人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中土亡命之流與論知行之說更無捍格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反多紛紛同異捍格不入學問最怕有意見的人只患聞見不多良知聞見益多覆蔽益重反不如不曾讀書的人更容易與他說得

先生用功到人情事變極難處時見其愈覺精神向在洪都處張許之變嘗見一書與鄒謙之云自別省城卽不得復有相講如虔中者雖自己扞柵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

先生曰。良知猶主人。翁私欲猶豪奴悍婢。主人翁沈疴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齊矣。若主人翁服藥治病。漸漸痊可。略知簡束。奴婢亦自漸聽指揮。及沈病脫體起來。擺布誰敢有不受約束者哉。良知昏迷。衆欲亂行。良知精明。衆欲消化。亦猶是也。

陳九川錄

字惟濬臨川人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

得。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所疑。却又多了格物工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工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工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工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

是誠意的工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九川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稿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性。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

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止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於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工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個恰好。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個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個千古聖傳之秘。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工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工夫。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翼翼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貝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學問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個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

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個。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

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個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揀矣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走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

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爾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真辨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元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

耳原是聽。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個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二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了然。

問知譬曰。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

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勸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先生曰。烝烝又不格。姦本註說象已漸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父。以父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已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得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變。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

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個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個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個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個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個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爾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爾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然有悟。故問回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興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

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個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黃以方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個道理。却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個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己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釋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

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個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打做一個。曰：我不是要打做一個。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個，如何二得。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不見爾之見。

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驚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有個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閑。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爾只在感應之機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爾看這個天。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個靈明。曰。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

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問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尙在何處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卽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續繼難

屏。覺得早則易。覺得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杌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工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工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工夫斷了。便蔽其知。旣斷了。則繼續舊工。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真是難鑿。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問讀書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徒苦。欲屏棄之。又制於親。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于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以方問。近來妄念覺少。亦覺不會著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工。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

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以方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碍。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理一覺。都自消融。真個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元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明白隨你靜處體悟也。好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靜的。便是學問頭腦。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

病理。

聖入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工夫。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

人有過多于過上用功。就是補甕其流。必歸于文。過今人于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座。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于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而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闕畧事情而行。常不掩。惟

行不掩故心。尙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知之。而曰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然。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于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乃精者乎。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

人。一日問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於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個羲皇以上人。

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黃岡郭善甫。挈其徒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旣至。質之先生。先生方寓樓。不答所問。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孟語曰。此孟中下乃能盛此。此案下乃能載此。孟。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

一日市中。閩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啍。啍。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旣學矣。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含諸口。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即是。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

先生初登第時。上邊務八事。世豔稱之。晚年有以爲問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事。有許多抗厲氣。此氣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濟。或又問平寧藩。先生曰。當時只合如此做。但覺來尙有揮霍意。使今日處之更別也。

先生之學。因議論與朱子有異。遂開人疑信之端。愚以爲實無異同也。二先生之言。雖殊。衛道覺世之心。則一。此非愚之敢以私意窺二賢。而謬爲調停之說也。請還質之二先生之言。文成之言曰。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未嘗有異。夫孟子之好辯。專爲正人心。文成與晦庵之心。旣同矣。又焉用辯。是知先生非辯。晦庵也。辯懼學晦庵而失。而其真者也。晦庵之言曰。吾之學。非不之求內而求之外。蓋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

之妙而學問思辯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無內外精粗之擇也。必以爲淺近而欲藏形匿影別爲幽深髣髴艱難阻絕之論使學者莽然措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則佛氏之詖淫邪遁耳是言也。晦庵之預爲後學慮又何深且遠哉。因二先生之言而推求其故。晦庵當五季之後虛無寂滅之教盈於天下患在不知窮理也。故宗程氏之學揭主敬窮理之教使人知所持循文成當晦庵之後辭章訓詁之習沒溺人心患在徒事見聞也。故明陸氏之學揭知行合一之旨使人知所返本。二先生以衛道之苦心不得已而爲補偏救敝之微權。非文成知內而不知外也。晦庵知外而不知內也。尙安得有異同哉。夫道一而已矣。自內觀之而不睹不聞。涵天地萬物之理。自外觀之而倫物事變一根於身心性命之微。所謂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君子亦惟學問思辯篤行以盡吾之性焉。二先生皆我所師異同可弗問也。學者不得其心之同而徒執其言之異。嘒嘒聚訟將二先生必有戚然於廊廡者。

矣。愚暗淺不足以知二先生敢質之同志。邦驥識

大學問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閭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兒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穀觶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以。

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

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乃是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乃是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之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

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於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

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安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

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至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心身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

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

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髣。髴。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

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大學除却格物二字更無下手處必實體之乃見蓋自天開地闢上天下地皆物也即求道之身亦物也共此無妄之理即所謂道之大原也如上下高深同歸闕寂又何從問道若要尋到天地之先便是老莊虛無學問是物正此道之顯然可見者大易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者是也舍器更無所謂道是物即吾之性也命也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只是知誘物化不能反身而誠又不能強恕而行止認軀殼爲身認外物爲物物與我始判然爲兩究竟此身止成萬物中之一物又安能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盡大學之道故道要諸誠意而工夫盡之致知格物所謂格者不從物上求也要在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以求明此善。

善卽誠也。物之所以爲物者也。明善卽是知止。知止卽是能得。如此領會。萬物皆歸於舍矣。故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君子誠之爲貴。自然成己成物。舉而措之。無不宜之也。格物原是一了百當工夫。故朱子訓格曰至。極當。凡屬遙想憶說。卽擬議甚高。不得云至。所謂至者。猶云身造其境。原兼知行該動靜而言。卽先生所舉大易知至至之之謂也。至其所至是盛德大業之本也。此外更無精義入神之功也。人惟認朱子至字淺了。便謂逐一物格一物。此是末學支離之習。晦翁原無此解。得先生一番闡明。有以發朱子未盡之意。

年譜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出晉王覽之裔。而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也。世居山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者。徙居餘姚。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有文武才。官廣東參議。死苗難。其子彥達。綴羊革裹屍歸葬。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廟祀增城。彥達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舉。遺逸不起。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叙。號竹軒。有竹軒藁。江湖雜藁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庵。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又稱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封新建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咸稱爲陽明先生焉。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吹而來。送兒授岑。岑驚寤。遂聞啼聲。竹軒公以名先生雲。而鄉人相傳。亦遂指所生樓曰瑞雲樓云。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一日有僧來過。目之曰。好個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乃更今名。名曰守仁。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龍山迎竹軒公至京師。因携先生。先生從翁及客遊金山。客擬賦詩。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命賦蔽片山房。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闌先生豪邁。不羈。一日與同學走長安街。遇一相士曰。吾爲爾相。爾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至下丹田。而聖果圓矣。先生感其言。

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此恐未是第一當讀書學聖賢耳。

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是年母太夫人鄭氏卒。

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時石英王勇起畿內。石和尚劉千斤亂秦中。先生出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歷詢諸豪種。落逐胡兒。騎射經月。始返。曾夢謁馬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後學卓吾子。李贄曰。先生卒亦裹尸而歸。爲朝臣桂萼所讒毀。奪其封爵。何其若合符契也。有志竟成。先生可無恨矣。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時外舅諸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行入鐵柱宮。見有道者跌坐一榻。就而扣之。因得聞養生之術。卽相對忘歸。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十二月。偕夫人諸氏歸餘姚。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謂聖人必可學。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秋舉浙江鄉試。是年科場中半夜時。有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言已。忽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尙書世寧發其奸。孫忠烈燧死其難。而先生平之。皆當日同榜三人也。明年春。會試不第。大學士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咸驚。目爲天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先生念武科之說。僅得騎射勇力之士。不可以收韜略統御之才。於是兵家秘書無不究。或賓燕。則聚果核列陣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

工部政先生未第時夢威寧伯遣以弓劍。是秋奉命督造威寧伯王越墳事竣威寧家出威寧佩劍爲贈。既與夢符乃受之。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審錄江北既竣事因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待以客禮請問仙道蔡曰尙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至於三蔡乃曰汝禮雖隆終不忘官也大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巖險訪之值其熟睡先生默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因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你儒家兩個好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故先生復有會心人遠之嘆焉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八月疏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

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命僕迎之。且壓語其來蹟。僕遇與語良合。衆皆驚異。以爲先知。先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卽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唯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秋主考山東鄉試。九月改兵部武選

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是年先生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先生若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

驛丞。○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不宜遠事。拘囚。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供職。疏入。亦下詔獄。廷杖四十。尋謫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隨行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托迹潛附商舟。以遊舟山。遇颶風。一日夜。遂至閩界。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不知其是虎穴也。夜半。虎遶墻。竟不入。黎明。僧皆來視。欲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相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先生與論出處。意欲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可乎。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於壁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尙書。先生

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徐愛、先生、妹、婿也。以先生將赴龍場。遂納贄北面。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是年春至龍場。○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黠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及軍夫餘丁耳。時瑾憾猶未已。自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爲石槨。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曲雜以詼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夷人亦日來親以所居湫濕。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水西安宣慰使入餽米肉。供使令。旣又重以金帛鞍馬。先生俱辭不受。然其逆折安氏之奸謀。使平宋氏之叛亂。發微摘伏。固有合省共知而

不敢言當道不言而亦不知者。而龍場以片紙回音服讐而悚懼之矣。驛丞所履之地即能有益於國如此。况親身爲之哉。先生所回安氏兩書。日置案頭。可熟覽也。我願諸公勿自是前輩所作所爲。眞後人之師也。卓吾子附記。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因修葺書院而身率諸生事先生。以師禮。先生論知行合一之功。始於是時。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陞江西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幸得諸君。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致紛紛伺異。罔知所入。茲來欲與諸君靜坐僧舍。自悟性體。既而途中復寄書曰。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君宜於此處著力。其時始有得力處也。

卓。吾曰。果能知著力。靜坐。亦可紛紛酬酢。亦可說知行。無先後。亦可說知行。有先後。亦可但能著力。則便知先生苦心。但知先生苦心。則便是能著力者。○冬十一月入覲。時黃宗賢縮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謹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時宗賢尙未肯甘心北面。至嘉靖壬午。始執贄。亦可謂倔彊者。○本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始論象山晦庵之學。王與庵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辨不決。故先生有兩與成之書。極可玩也。○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是年同僚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是年送甘泉湛若水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刑曹。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遂庵。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

至是甘泉出使封國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易別而難會爲文以贈最可讀也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徐愛是年以祈州知州考滿入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因與論大學宗旨愛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二月至越○十月至滁州先生日與門人遊遨

瑯琊濱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滁陽諸友送至烏衣留居江浦欲候先生渡江先生促之歸其辭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可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鴻臚。立再從子正憲爲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龍山公爲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國子監祭酒。不報。○八月擬諫迎佛疏。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鴻臚。○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兵部尙書王瓊特舉先生。○十月歸省。至越。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州。○十六日。開府選民兵。行十家牌法。○二月。平漳寇。○四月。班師。時三月不雨。至是駐軍上杭。禱告得雨。已而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堂。故先生記之。○五月立兵符。並奏設平和縣治於河頭。移河頭巡檢司於枋頭。以河頭爲諸巢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故也。○六月。請疏通鹽法。從之。○九月。改

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旂牌。得便宜行事。旣而鎮守大監畢眞謀監其軍。向書王瓊奏兵法最忘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然不可。唯會省有警。則聽南贛策應。先生於是遂撫諭賊。巢示以未忍。一時勦滅之意。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州諸賊巢尙多。嘯聚。故先犒以牛酒銀布。而深諭之。於是酋長黃金巢盧珂等率衆來投。時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降勅獎勵。故先生有謝陞賞之疏。○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始議三省夾攻桶岡。而不及左溪橫水。先生出不意。遂平橫水左溪桶岡。雖強。然亦驚矣。於是遣人招降。遂平桶岡。時酋長謝志珊旣就擒。先生問曰。汝何以能得黨類之衆。若是。志珊曰。亦不容意。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必多方鉤致之。或縱以酒。或助其急。難待其相感。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諸及門曰。吾輩一生求友。豈異是哉。○十二月。班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

像於祖堂歲時尸祝。○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十二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南轅。○正月征三洞先生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曾寄信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也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共學廨中事累尙謙小兒正憲望時賜督責以時延尙謙爲正憲師兼倚尙謙衛中事也。○二月奏移小溪驛。○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襲平大帽瀾頭諸寇。○四月班師立社學。○五月奏設和平縣。○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旌橫水桶岡功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序之。按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

書只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正。而爲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以敬字。又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八月。薛侃刻傳習錄。徐愛所遺也。是年愛卒。先生哭不自勝。有前後祭文二篇。○九月。修灑溪書院。時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書院居之。○十月。舉行鄉約。○十二月。再請疏通鹽法。從之。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贛州。○正月。以三泖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不允。疏乞致仕。又不允。以祖母岑疾亟也。○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十九日。先生疏上變。○濠兵追甚急。先生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思爲阻撓之計。使之遲留旬月。乃可萬全。於是爲兩廣機密火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嶺狼達官軍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濠見檄果疑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

告變。謀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值希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却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進。過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校以誤之。又爲李仕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謀知非實。乃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說檄安慶。季敦說吉安。而自引兵東下。按是時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

兵翊南都。尙書王鴻儒王給餼。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胡兵由荆瑞會南昌。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有能倡義族擒反賊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並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呈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鄒守益曰。先生在吉安時。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反。諸賊舊以茅爲屋。反則焚去。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次日早。先生曰。昨夜思之。濠若違老父。奈何。今早已遣報赴他所矣。二十九日。再告變。時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故又疏。并乞便道省葬。不允。又疏上僞檄。七月初一日。義兵發吉安。十五日大會於樟樹。十八日至豐城。十九日次市汊。二十日拔南昌。○先生將次豐城。諜知賊設伏於新舊廡。即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

破之。賊潰奔入南昌城。皆驚亂。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巖先登。遂入城。初會兵樟樹。皆以安慶圍急。宜引兵赴救。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自賊成擒矣。遂促兵追濠。二十三日始接戰。二十四日戰於黃家渡。二十五日戰於八字腦。二十六日獲濠樵舍。江西平。濠知縣王冕所執也。當戰時。吉安知府伍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不肯退。功當第一。先生又以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林槐與知府林城取九江。知府周朝佐取南康。○錢德洪曰。洪嘗見龍光。述先生張疑行間事甚悉。光嘗問曰。事濟否。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曰。但得渠一疑濟矣。後遇何圖爲武林驛丞。言先生欲遲留宸濠。何事非間。嘗謂光曰。識劉養正否。曰。熟識之。即令光移劉家屬於城內。而善其飲食。縛宸濠齋櫛人。

欲斬雷濟。其足遂不問。一日發牌二百餘。左右莫知所用。臨省先以順逆禍福曉諭官民。黃弘岡聞吉安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黃亟入告先生微笑而已。誓師之日。斬失律者以殉。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廣徽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愈亂。先生益當其所難矣。○豫就擒。乘馬而入。望見先生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我不納。適投水死。望遺葬之。比使往果得屍。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八月疏請親征。○是時捷音久上不發。因武宗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故也。是月疏免江西稅及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於是再乞不允。而懇切言於王晉溪瓊。按先生與晉溪書先後共十五首。皆時事可覆按也。○王宗曰。嗟乎。夫人建立功業。信不易哉。陽明先生以天挺之才。早膺闡寄。然猶藉晉溪公乃得就。觀其往來書札所云。是先生恃有知己處。中言聽計從。故得安其身而畢其志。先生往往見之疏中。覽

者亦以爲叙奏之常套而豈知其中誠然委曲如此也事不能背時而獨立功不能違勢而獨彰故鴻毛遇風而巨魚縱擊者順也登高傳呼而建誦下水者據也嗟乎古之豪傑率以不遇知己而不用或用而不盡或盡而終讒當其中軸見疑孤遠執隔則書生豎子一言而白黑立變罪不可道其何功之圖余從縉紳後見道晉溪公者不及其實過晉中頗攬鏡其平生行事疏奏固已傾心久矣今觀其虛心專已用一人以安國家可謂社稷之臣即陽明亦稱其有王佐之才後世其無有聞晉溪公而興者邪晉溪名瓊太原人○錢德洪曰昔觀政吏部有同年潘高晉溪公門婿也爲余道公與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奏捷疏至公讀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客有進師像者公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右執師奏讀至關槩則擊節賞嘆顧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游牌適聞中有叛軍即奏師往視真牌隨行不准繳時

人莫知也。師至豐城，猝遇變，即以旂牌便宜從事。告變未及聞，而罪人已得。江西已定矣。武宗南巡，羣奸在側，晝則蕩舟江上，網魚以爲樂；夜則盡撤擁衛，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洵洵，莫知誰何。時師讒毀百端，然以奉旂牌練兵上游，故羣奸挾謀，終不敢逞也。武宗旣還，內宮之變，不發於牛首，而發於豹房，乃駕迎新天子，執玉以朝萬國，四海偃然而莫知其自者，誰之力也。夫勸叛軍細事也，而故遣大臣親視，賊平繳還旂牌舊制也，而顧加命。方有草寇竊發，即可便宜處事，蓋公身在朝而心無日不在師右，同智相成，如桴應鼓，卒能捍大災，定國是有以也。九月十一日，獻俘錢塘，以病留。○時先生發南昌，忠泰等議欲縱濠鄱陽，俟武宗親與交戰而後奏凱，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之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旣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協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

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腴乎？不得已，令參隨賁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只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只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十一月，返江西時，奉勅巡撫江西地方也。○先生初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奸侍側，人情洶洶，因欲從京口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楊

家京口也。會奉旨兼巡撫江西。乃遂從湖口還省。時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臺省望風趨附。肆爲飛語。時論不能平。先生旣還。北軍坐而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不動。只待以禮。豫令居人移家各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密禁勿受。先生傳示內外。以北軍離家勞苦。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亦感。會冬至節屆。先生令城市設奠。追薦亡魂。時新經兵火。哭泣酌酒。哀不絕聲。北軍聞之。無不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必然大屈。先生勉應。三發三中。北軍哄然稱贊。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邪。遂班軍。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以忠泰讒先生欲反。時唯太監張永持正保全其間。故先生賴之。終以得免於讒。武宗在南京。問忠等曰。你說他反。以何爲驗。對曰。召必不至。於是。有詔

召見。先生即至。忠等恐拒之。蕪湖。先生不得已。入九華。宴坐草庵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皆不赴。至是。張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者。急遣報。遂得實。故趨赴。至上新河。竟爲諸權倖譏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曰。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負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將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計執彬。數其圖危宗社。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張永慰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先生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敘平濠事。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

神武不殺。如靈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監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二月。如九江。○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師。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是月。還南昌。三月。請寬租。語極痛切。不允。五月。江西大水。○先生疏自劾四罪。按是時。武宗猶霸留京。進諫無由。乃叙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也。六月。如贛。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相知者。俱請回省。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及門。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向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七月。重上江西捷音。武宗留南都日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

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姓名於內。始議北還。○霍韜曰。是役也。罪人既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黎龍曰。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忘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搆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錢德洪曰。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譏。蓋忠泰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畏。以先生據上游。故不敢騁耳。卒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神器有歸。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此矣。○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聞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事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

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實心不能也○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卽令參隨往紀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旣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之謀而豈知其計固有在者哉 八月咨部院雪門生冀元亨冤狀○閏八月四疏省蔡不允 九月還南昌時武宗駕尙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秦州王銀復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以汝止○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

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問以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炭麥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爲弟子。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正月居南昌。○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聞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日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曰。此理簡易明白。乃一經沉埋。遂數百載。九川曰。亦爲宋儒從和解上入。認識神爲牲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人人真面目。更復何疑。先生曰。然是月錄陸象山子孫。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曲。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川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庵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文以表章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慨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云。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六月。赴內召。尋中止。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是月奉旨召用。先生卽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遭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八月。至山陰。○九月。歸餘姚省祖塋。先生因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涕泣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錢德洪曰。昔聞先生講學江右。思欲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迹。洪獨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通贄請見。十二月。封新建伯。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

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並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遣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存問。父華於家。賜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宸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復相見於一堂。幸矣。因今思昔。雖以爲幸。又以爲懼。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正月。疏辭封爵。○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歸功本兵。宰輔憾焉。是故不欲先生入京。反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帳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預知。步領所

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也。今於其可見之功。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疏乞辭封爵。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耻。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爵。非以辭榮也。避禍耳。疏上不報。二月。龍山公卒。○是月十二日。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適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七月。再疏辭封爵。○時御史程啟克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輔宰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辨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邪。况其說本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眩惑矣。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二月。南京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關先生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安能昧吾知以侔時好。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伊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德洪上第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十一月。至蕭山。○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峯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敏學。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海寧董灑號蘿石。以能時聞江湖。年六十八。遊會稽。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長揖上坐。先生異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灑有悟。因納拜。日從先生徜徉山水。忻然忘歸。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曰。何乃老而自苦如此。灑曰。去。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號曰從吾道人。而

先生爲之記。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是時大禮議起。霍凡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以大禮問先生。皆不答。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於越。增前虔州薛侃三卷。爲五卷矣。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正月。夫人諸氏卒。六月。禮部尙書席書薦

先生。○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尙書席書爲疏。特薦先生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九月。歸姚省墓。○有答顧東橋璘書。其末繼以拔本塞源。論極可讀。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門人輩爲之也。在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四月。復南大吉書。○大吉入覲。見黜。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先生嘆曰。此非真有朝

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八月答聶豹書。○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豹乃兒錢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稱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謹按先生從前艱於舉子已繼從姪正憲爲嗣其豁達大度洵非人可及至是書子正億生天之報施仁人果何如哉時鄉先輩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先生得子以詩爲賀故先生次韻謝答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正億初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諱乃更今名十二月作惜陰說○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故爲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五月命兼

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辭疏不允。○時朝議用侍郎張聰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先生聞命上疏力辭。言臣患疾。疾又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攻劫郡縣。荼毒生靈。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臣謂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疏入。詔鎮致仕。遣使敦促上道。八月。先生將入廣。爲客坐。私囑以戒子弟。並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九月壬午。發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侍坐天泉橋。因論無善無惡。有善有惡。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之旨。甲申。渡錢塘。有過釣臺詩。丙申。至衢州。有寄德洪汝中詩二首。十月。至南昌。○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請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樾領謝。

而別。明日講大學於明倫堂。唐堯臣獻茶。得上堂趨侍。初堯臣不信學。及聞講沛然。同門笑曰。逋逃主亦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至吉安大會士友三百餘人於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慶。寄書德洪與畿。二十日至梧州。上謝思疏。預陳處置思田機宜。○與黃縉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州。二月思田平。○先生疏畧曰。思田之役。兵

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因詳十惡十善二幸四毀反覆極言。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間。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勸。始知朝廷無必役之意。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尅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踊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旣赦爾等。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

臣亦隨至其營。據定其衆。遂委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拓督命復業。疏入。勅人獎遣行人獎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焉。○五月。撫新民。六月。興南寧學校。七月。襲入寨斷籐峽。破之。○八寨斷籐峽諸賊數萬。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廻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餘。比因有事。思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旣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命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一月之內。斬獲三千於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旣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乃疏請經畧思田並斷籐峽八寨。九月。疏謝獎勵賞賚。○以思田功也。本月八日。行人馮恩齋捧至鎮。十月。疏請告謁伏波將軍廟。方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見伏波。至是拜祠下。宛如其夢。因識二詩焉。又祀增城新廟。所謂五世祖死苗難。諱網者。廟祀增城舊矣。先生謁祠奉祭祀。因過甘泉先生之廬。題詩壁間。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是月二十五日。先生踰梅嶺至南安。本府推官周積來見。積及門者也。見先生咳喘不已。便問無恙。先生曰。病亟矣。二十八日晚泊。問何地。曰。青龍舖。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有頃。遂瞑目而逝。蓋二十九日辰時也。時贛州兵備張思聰迎入南塋驛。市政王大用先備美材隨行。至是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至贛提督御史迎祭道左。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儲良才提學趙淵請改歲行。率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是月連日逆風。舟不得行。趙淵以及門故親視柩前曰。先生豈爲南昌士民留邪。越中弟子來候日久矣。忽西風作。六日遂至弋陽。錢謙洪王畿將以廷試進京。聞訃遂迎喪上嚴瀨。偕正憲等會於弋陽。訃告同門咸來奔赴。二月。庚午。喪至越。○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諡諸典皆不行。且下詔禁僞學。故詹事黃綰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

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久友相知。二十餘年矣。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萼與不合。因不謂然。小人因而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夫臣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其事也。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所以終不容於世矣。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內臣如魏彬等。嬖倖如江彬錢寧等。文臣如陸完等。皆爲之內應。鎮守如畢眞如劉朗。咸爲之外。應若非守仁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慘。倡義勤王。伐謀制勝。則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成算。濠可徒搏而擒乎。其二。大帽茶寮。剝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積累歲。而守仁臨鎮旬月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年年。事不得已。乃起守仁以往。卒能使盧王之黨。崩角來降。感泣受杖。而坐平一方大難。其四。則兩廣八寨之賊。百六十年以來。不敢問矣。守仁乃假永順歸兵。盧王降卒。襲而勦滅之。若

不聞知。卒之以死勤事而猶議其後。不亦傷哉。其學之大。則曰致良知。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也。曰親民。卽百姓不親而凡親賢樂利不能與民同其好惡者。亦非創爲之說也。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是守仁之學。乃孔門正學。可終廢而不講乎。今蕻乃以此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爲堯舜。故臣不敢以此爲蕻是也。夫以守仁之學如此。其功又如此。而賞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崇之恩。倡黨錮之虐。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靈。當爲惻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而況今日。且永順之衆。廬王之徒。素慕威德。今舉措如此。恐失衆心。關係夷情。甚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聞守仁言。忽有深省。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昔蕻爲小人所譏。臣爲

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非臣之私也。今守仁抱冤。亦猶桂、藎向之負屈也。伏願皇上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並開學禁。以昭聖德。若此事不明。則藎與臣終不能忘。故臣敢爾直言。所以補芻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人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請判官。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一千有餘。麻衣衰履。扶柩痛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

十年辛卯五月。門人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爲先生胤子王正億請婚。○先是有忌嫉者行譖於朝。革恤典。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之。胤子正億時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仇。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王臣爲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先生之家。於是奸黨稍斂。時黃綰適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徑往問之。綰曰。吾室雖遠。吾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好與處。然老母在家。必得命乃可。於是德洪王畿走台請命。而以王良主行聘禮。

十一年壬辰。九月。正億往金陵。○時正億外侮稍息。內憂漸萌。深居家扇。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見面。於是王臣李逢王良薛僑管州等議送正億至金陵。依舅氏以居。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特撰先生像記。○記曰。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府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其地。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案。覆而忍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僥倖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

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激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余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立理。其次爲柔。慝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議論如此。雖在賢者不待賞自勸。彼其激勵將來。亦太無具矣。此予所爲深慨也。濠之亂。孫許死於前。先生平於後。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未有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

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



年
譜

四十六

